



# 作为意志 和表象的世界

一部影响了包括尼采、瓦格纳、托马斯·曼的哲学巨著。

[德] 叔本华◎著 景天◎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 作为意志 和表象的世界

[德] 叔本华◎著 景天◎译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第 10 卷 (1910) 叔本华卷

中国华侨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 (德) 叔本华著; 景天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113-6632-0

I. ①作… II. ①叔… ②景… III. ①哲学理论—  
德国—近代 IV. ①B51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4193 号

##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

著 者 / [德] 叔本华

译 者 / 景 天

策划编辑 / 周耿茜

责任编辑 / 文 喆

责任校对 / 吕栋梁

封面设计 / 胡椒设计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 24 字数 / 402 千字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6632-0

定 价 / 48.00 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 第一版 序

我本想以一种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大家这本书所要表达的意思以及蕴含的哲理，虽然这本书所表达的思想仅是一种单一的观念。然而我费尽心思都没有发现捷径，只有通读全书才能对其中奥义有所领悟。这本书所要表达的思想是长久以来哲学家们苦苦探求的东西。伟大的哲学家们用思想照亮前进的道路，遗憾的是，他们仍未找到他们一心想要得到的东西。这种历经努力而没有回报的经历让拥有历史素养的人们感到无望。普林尼说过：“直至成为事实之前，多少事不都是人们认为不可能的吗？”（《自然史》，7.1）他们都直接放弃寻觅，觉得这一切都是虚妄，就像石头终究不能变成金子，世上不可能有长生仙药一样。

书籍中所蕴含的思想被人们从不同维度考量着，进而出现形而上学的智慧，伦理学的奥秘，美学的享受等等。这些思想当然是值得推崇的，就像它们毕竟属于哲学的范畴，我也认同这些东西，就像前人所认同的一样，这本书想表达的必然也是这样。

思想的系统需要结构上的关联支撑，而这种骨架般的关联所表现的形式是：总会有一个部分即在下面的部分会托住另一个部分即是上面的一部分，它们不会相互倒置，而是下面的部分只会托住上面的部分，上面的部分并不会托住下面的部分，上面的部分什么都不会去托起。然而，单一的思想所表现的形式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如果是单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可能涵盖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等，甚至人类所知晓的一切，但它仍然会秉承有且仅有的一种原则，那就是保持极致完整的统一性，即便是为了便于理解，被人们分割成零散的部分，这些零散的碎片之间仍会保持一种微妙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表达为，每一零散

的部分都能代表全体，就像全体包含所有零散的部分，但是分散的部分之间不分首尾不分轻重。各个部分的思想均能够表达出整体的思想，而不是一定要了解全部内容才能对其中细微的部分拥有透彻的理解。一本书的内容和有机体存在相似性，然而书籍在形式上是以第一行代表开始，由最后一行代表结束，而有机体则不然，它的内容和形式在这个方面总是相互矛盾相斥的。

本书所表达的思想十分深奥，有些地方可能晦涩难懂，然而我能给你的意见只有踏踏实实地重复阅读，而且至少两遍，所以起码你得有耐心。而这种耐心源自你的自觉与自信，你可以树立起这种信仰：开篇是以结束为基础，而结束是以开篇为前提，书本章节关联紧密，每前一章都是后一章节的基础，而后者几乎也是以前面篇章为前提。“几乎”代表不完全是，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本书已经尽力把前面能解释清楚的事情提前说明白了，为了方便读者，已经尽可能把帮助理解的内容在前面用最严谨和最贴近真相的话阐释清楚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相对容易地把前面和后面的章节联系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产生思维上的推论。当然，除了时代会对本书产生意见外，也会有读者对本书提出各种意见，除了与本书思想向左的矛盾之外，还有诸如觉得本书晦涩难懂等可以预见得到的矛盾。而如果读者连这种情况都不是的话，那该书会让原先的误会引发读者对本书更加彻底的反对，这将导致人们的更加荒谬的争辩。本书为了清晰论述道理，考究措辞的使用，经历了许多艰苦的斟酌，可以说所表达的东西已经描述得淋漓尽致，但缺陷是不能理清所谈之物与其他万物的关系，这可能也是催生误会产生的原因之一。所以，第一遍你需要用极大的耐心来揣摩书中的文字，你要对自己的理解有信心，相信自己在第二遍时，会有一种不同于第一遍的全新认识。你得认真钻研书中重复出现的内容，如果这内容刚好是晦涩的题材，那你至少是充分理解，甚至是达到滚瓜烂熟的地步。书本的内容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而不像链条一般平行分开，所以有时会用同一个段落来解释其中意思。也正是这种紧密的联系让我没有办法将这些重要的章节去分块划分，这本书所表达的思想本是一个思想，不得已我把书分成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就像一个思想的四种观点。所以我先提出一个阅读要求：不要因为深究一个细节而忽视整本书的主干思想，请系统整体地看待本书的全部论述程序，即便你可能对本书有天然的抵触，也可能是对哲学家的反对，因为每一个读者本身都是独一无二的思想家。此外，我认为以下几种要求也是阅读过程中需要

注意的。

第二个要求是一定要把本书的序论读完，这是开始阅读这本书的前提。本书的序论不存在本书的篇幅之中，而是出现在《充分根据律的四重根——一篇哲学论文》之中，那本书是五年前就已经出版了的。要想正确领悟本书，就要先做好预习，首先从熟悉这篇序论开始。本书以《充分根据律的四重根——一篇哲学论文》的内容为依据，这本书就像是对那本书更为细致更为严谨的升华。正因为那本书早些年出版，才会被本书吸纳到卷首，本书的第一篇就汲取那篇论文的精华。现在，本书第一篇会把那本书中已经讲述过的内容就都忽略了。仅凭这一不足就表露出了这第一篇的有待完善，而必须不停地引用那篇论文来弥补这一不足。可是，我非常讨厌重新把自己写过的东西再抄一遍，或者将已经说得清楚通透的东西，再反复地用其他的字眼表述一遍。所以，虽然我现在极有可能让那篇论文的内容具备更好的形式，打比方说剔除到我当时因为过于受到康德哲学的一些概念的束缚，像“范畴”“外在感”“内在感”等，我还是更愿意采用这种可以随时查漏补缺的办法。同时，我在那时也从来没有更深刻地探讨那些概念，因此那篇论文中的这些概念也只是以衍生品的身份出现的，和主题思想完全没有关联。所以，只要理解了这本书，在读者思想中就会主动更正那篇论文中所有这些地方。可是，只有人们通过那篇论文，对根据律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以后：了解到它是什么，代表着什么，对什么起作用，对什么不起作用，了解到根据律并不是所有事物的前提，全世界也并不是一定要服从根据律为前提的，作为从根据律推导来的肯定结果才有的。反倒应该说这定律只是一个形式，如果主体正是正在被认知的个体，那么，经常以主体为客体的客体，不管哪种客体，处处都会在这种形式中被认知。只有了解了这些以后，才有可能更深刻地了解这里首次运用的方法，和过去所有哲学思维的方法都不一样。

可是，以上这种讨厌心绪让人不仅不想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也不想用其他更不合心意的字眼儿（更好的我前面已经用过了）再次去说同一的东西。这让本书第一篇还留下第二个不足之处。因为在我那篇《视觉与色彩》的论文第一章所讲过的，原本可以原封不动地移入本书第一篇，可是我都将它舍弃了。因此，先读一下我这本早期的小册子，在这里也是一个前提条件。

最后，说到我对读者的第三个要求，这甚至是显而易见就可以假设下来的，

因为这不是其他的，而是要读者对两千年以来产生于哲学上最关键的而又和我们那么像的一个现象进行了解：我是指康德的经世名作。这些名作真正的说话对象是人的精神，它们在精神上所产生的作用——尽管在其他地方也有人这样说过——我觉得在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可以和给盲人割治翳障的外科手术相提并论。假如我们再接着用比方，那么，我的目标就是给那些割治手术成功的病人送一副墨镜。但是，他们可以使用这副眼镜的前提条件是手术本身。所以，虽然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康德的成绩，可是也正是因为仔细钻研他的作品也才让我找到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错误。为了让他那学说中纯粹的、杰出的部分经过淘洗而更好地用作论证的前提，更自如地运用，我必须把这些错误一一指出来，解释它们的不妥。

因此对于我这里要陈述的，康德的哲学几乎就是仅有的一个要假设为一定要理解通透的哲学。此外，如果读者还在神明的柏拉图学院中徘徊过，那么，他就准备得更好了，更有接受能力去聆听我的论述了。更何况，假如读者甚至还享受了《吠陀》<sup>①</sup> 赐予人们的恩惠，而因为《邬波尼煞昙》（*Upanishad*）给我们打开了得到这种恩惠的入口，我觉得这是如今这个年轻的世纪之所以强于之前各个世纪的地方所在，因为我猜测梵文典籍的影响之深刻将丝毫不逊色于十五世纪希腊文艺的复兴。因此我说读者如果已经被远古印度智慧所浸润，并已理解了这种智慧，那么，他就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聆听我要对他所表达的东西了。对于他来说，我所要说的就不会像对另外一些人一样，会有什么不熟悉的甚至是敌对的意味，因为我可以肯定，如果听上去不是太引以为傲的话，构成《邬波尼煞昙》的所有单个的、摘出的词句，都可以作为我所要表达的思想中所推导出来的结论看，可是一定不能调转过来说，在那里已经可以找到我这里所要表达的思想。

可是，大部分读者已经要不胜其烦了，那尽全力容忍克制已久的批评也要脱口而出了，我在提供一本书时，我为什么胆敢向公众提出这么多要求和条件呢？其中前面的两个要求又是那么狂妄，那么嚣张？何况又适逢这样一个时代，不同开创性的思想这样广泛多样，仅仅在德国每年就出版三千多种内容多样、

---

<sup>①</sup> 《吠陀》是印度最悠久的梵文文献。《邬波尼煞昙》，也称《奥义书》，是古印度哲学典籍。——译者注

观点独树一帜，而且不可缺少的著作，还有若干期刊甚至日报所刊载的东西，都借助印刷机而变成公共财富呢？在这个时代，深刻的哲学家，仅仅在德国所存在的数量，比过去几个世纪合起来的还要多。所以，生气的读者要问了，如果要费那么多周章才能读一本书，如何才算结束呢？

对于这类的批评，我不能给予任何一点答复。我只期待这些读者因为我已经在第一时间告诉他们不要在本书上白白用掉一个小时，而对我多少有点感激。因为没有达到我前面提出的那些要求，就算读完了也是白读，所以干脆不读。除此以外，我还可以下大注来打赌，这本书也不会迎合他们的喜好，却更可以说它总是“少数人的事”，进而只有安静地、谦虚地等待这些少数人到来了。只有他们特殊的思维方式或许才能领悟这本书。因为，这个时代的知识既然已经靠近如此“灿烂”的一点，以至于把不好理解的和错误的都看作一码事，那么，在这个时代有素质的人们当中，又有哪一位可以容忍差不多在本书每一页都要遇到一些思想，刚好和他们永远认定为真的、已成定局的东西背道而驰呢？还有，当某些人在本书中完全找不到他们以为可以在这里找到的那些东西时，他们会多么失望啊！这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一位仍然活着的杰出哲人<sup>①</sup>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尽管写了些感动人的作品，只可惜有着一个很小的缺憾：他将十五岁所学的和确认的东西，都看作人类精神与生俱来的根本思想。既然如此，谁还甘愿容忍以上所有呢？因此我的劝告还是只有丢开这本书。

可是，我怕自己还因此脱不了瓜葛。这篇序言尽管是在劝告读者，可是这本书却是已看到这序言的读者花钱买来的，他也许要问怎么才能弥补这一损失呢？现在，我最后撇清干系的办法就只有忠告这位读者，就算他不读这本书，他也许还了解一些其他的办法来使用它——这本书并不逊色于很多其他的书，可以把他的图书室里空着的位置填满，书既然装订好了，放在那里也还称得上美观。不然的话，他还有知识渊博的女朋友，也可以将这本书送给她。再不行，最后他还可以写一篇书评，这当然是所有办法中最佳的一个，也是我尤其要劝告的。

在我允许自己说了上面的玩笑话以后——而在这意义本来就不清的人生里，差不多不能将生活的每一页都看得过于仔细而没有开玩笑的空间——我现在以

<sup>①</sup> 雅各壁。——原注



非常严肃的心情呈献出这本书，相信它早晚有一天会抵达那些人手里，也就是本书专门是说给他们听的那些人。除此以外我就只有听天由命，相信那种命运，在所有认识中，特别是在最关键的认知中一直临幸于真理的命运，也会完全地临幸于它。这命运规定真理必须有一个短暂的成功节日，而在这前后两段长远的时间内，却要被谩骂为不可理解的或被轻视为微不足道的。此一命运习惯于同时对真理的开创人进行攻击，可是人生是短暂的，而真理的影响却是长久的，它的生命是悠久的，让我们来说说真理吧。

1818年8月，作于德雷斯頓

## 第二版 序

今日，我将完成的这本书贡献出来，其目的不是为了同时代和同祖国的人们，而是为了人类。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我决定出版此书，我相信它一定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然，可能它的存在价值只会在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后才被人们发现，但无论多久，美好的事物终有一天会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因为在这个以个人目的为判断标准的时代，我几乎是在违反了自己意愿的情况下，经过漫长的人生，才将人类当作是自己的责任。在这漫长的时间中，即使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我的信念也从来未曾动摇过。当我看到在社会上虚伪荒唐、恶劣以及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sup>①</sup>被人们大加赞赏，而纯真正确的东西却无人问津、难得一见时，我想生产这些纯真正确的东西的人不应该只有那么几个，他们的作品成为世事沧桑的例外，需要我们更加鼓励。但另一方面，因为时代的变迁，这种振奋人心的有意义的东西可能随时会成为历史的泡影，随之消散，但这些东西确实是那些建立宏图大志的人所必需的精神食粮。因此，在当今社会中，如果我们想要认真从事一件完全与物质利益无关的事情，则必须做好没有任何赞助的准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看到假象在历史的某个阶段盛极一时，这其实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对于任何事情而言，只有当我们为了事情本身去做的时候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不管在哪里，一旦那些杂念与正确的见解相遇，就会变得十分危险。就像无数学术史上的事实一样，只有经历过时间的考验，真理才能够得到其应有的待遇，特别是那些具有教育意义的真理，这一现象存在于每一件有价值的事物当中。在真理没有被证明的漫长时间中，假的东

---

① 指黑格尔哲学。——原注

西便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因为任何试图将假象与真理相统一的实践，都会遇到重重阻碍，世界的灾难正在于此，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为这个贫困、匮乏的世界服务，没有任何例外。从这一角度来说，世间所有的伟大高尚的努力，都难以顺利地在上世繁荣起来，即使是通向光明与真理的努力，它们也不可能只是为了本身的意义而存在。即使在罕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努力，甚至能够感受到这种高尚的努力将某种观点引进了我们的世界，但物质利益也会出来作怪，一些出于个人目的的行为会以自己的方式控制这种努力，使其成为一种为了某种利益而存在的工具。按照这样的说法，当康德的出现将哲学的地位提升之后，哲学必然也会成为一种工具；宏观上，它是实现国家目的的一种手段；微观上，则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方式。即使在深究这一问题时，我们也会发现，担任这一工具的并不是哲学本身，但却不能否认它与哲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当然，这一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因为在世界上存在很大一部分人，本性决定了他们只相信物质目的，甚至除了这一目的之外难以理解任何目的的存在。也就是说，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很难找到同行的人。即使是人们现在能够看到德国在哲学方面的活动丰富，但我们同样也能够看到大多数人在从事着与哲学相关的工作时却将自己的动机隐藏在深处，即使人们庄严宣誓，但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们的目的是现实而非理想，那些所谓的各方面的目的，无非是物质利益驱使的结果。睿智的人们采用文明的方式投入到紧张活动中，也无非是党派目的的驱动。他们并不是在真理的驱使下从事某项活动的，私人的企图占据着更多的因素，而真理不过是排在最后的微不足道的因素。真理是不存在派别的，它在激烈的争吵中回到了自己原本的道路，就像是在无数个寒冷的冬夜，真理在教会信条的束缚下，隐秘地在为数不多的信徒之间传播，一张普通的羊皮纸可能就是真理最好的载体。毫无疑问，在这个时代，真理被当作是一种政治工具，一种营利手段，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对真理有这样大的误会了。也许仍有人相信，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时代里，还有人坚持着真理，它并未被所有人抛弃。但事实呢？我相信，真理有自己的尊严，阿谀奉承并不是它的本性，真理是高傲冷峻的，即使你给予了它一切，它也未必会对你高看一眼。

当政府将哲学作为一种工具期望利用它达到国家的目的时，学者们自然也会把哲学讲座视为一种职业，一种简单的养家糊口的职业。当学者们纷纷涌向

讲座时，他们内心是希望能够为所谓的国家目的服务的，也就是说，为他们照亮前行之路的并不是真理，不是伟大的哲学家们，而是那些所谓的国家目的。在这一动机的驱使下，国家目的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判断是非、衡量价值的依据。在这一标准之下，他们早已忽略了专业的思考，只要是不符合国家目的的，都会受到强烈的谴责，即使是难以直接谴责，学者们也会采取一致的无视的态度将其消灭。其实只要我们看看那些反对泛神论的疯狂举动，即使是一个白痴也会意识到他们所信服的并不是真理。但是，当这些学者们将哲学讲座视为一种职业的时候，谁又能保证哲学不会成为一种诡辩学呢？实际上，当人们出于某种动机而谈论哲学时，这一趋势已经很明显了，也正是因此，依靠哲学养家糊口便成了诡辩家的明显标志之一。而在当今的时代中，这样的事情到处可见，人们似乎更加愿意青睐庸才，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庸才，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在德国的众多大学中，我们能够看到庸才们自作聪明，劳心劳力，按照自己既定的标准建立起了虚拟的哲学，而我们能做的最正常的事情——对这场表演的嘲讽——似乎也成了一种残忍。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哲学都是被当作手段来使用的，无论是国家目的，还是私人目的，哲学的工具性显而易见。而我则在这三十年中，按照自己的想法不断前进，不为环境所扰。出于本能的冲动，我必须这样做，也只能这样做。当然，对未来的信心也是支撑着我不断前行的动力，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总会出现一个思维着的精神与现在我所想出的这些真实的东西进行交谈，并从中得到安慰。我想这才是我所做的事情的真正意义，就像是在生命的长河中，我也曾被无数个像我一样的人安慰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做的事情既是为了事情本身，也是为了自己本人。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些能够对后人产生好处的事情，其出发点大多数是自己，他们为自己精思，为自己探讨，而不是为了别人。这实际上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忠诚，相信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不会自欺欺人，当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时，所有的诡辩和废话也就不翼而飞了，留下来的所有都会使人受益匪浅。从这一点来说，我的著作存在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它和康德之后的三位著名诡辩家有着明显的区别，那便是这一著作带有“诚恳”的烙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发现这一著作是站在理性思索、诚实报道和自我反省的立场上，而不是从所谓的灵感出发的。灵感一般被认为是“理性的直观”或者是“绝对的思维”，但就

其本质而言不过是吹嘘和江湖骗术。虽然我坚持以诚恳的精神进行工作，但我不得不承认那些虚伪恶劣的东西确实具有一定的权威，现实中，那些吹嘘和江湖骗术甚至还享受着众人的尊敬，而我对于当代人的认可只能是委婉拒绝了。因为现如今人们已经将黑格尔奉为伟大的哲学家，这一呼声已经长达二十年之久，这样的环境之下，我又怎能期许自己得到他们的称赞呢？可以说，在这样的时代中，任何称赞和责备都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当然，如果想要得到他们的喝彩，我只需要删除本书中和他们意见相反的观点或者是一些他们不认同的地方就可以了，但为了他们的喝彩，删除任何一个音节我都认为是犯罪。换言之，追求真理才是我唯一的目的。向着这一方向，我不断前进，但我只能期望得到自己的认可，而不是这个时代的认可，因为从高尚的精神努力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它早已沉沦了，甚至连大多数的民族文学也与之一起沉沦了，我难以接受这个时代对优美文字和肮脏心灵结合的艺术大加赞赏。当然，我必须承认如同大多数人一样，在我的性格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它们随着我们的天性一起诞生，两者不可分离，但我绝不会以丑恶的行径来增加性格的缺陷。

就本书的第二版来说，我并没有想要删除任何内容，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但这一想法至少证明了我还坚持着自己的本心，这是我应该庆幸的。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对于本书第一版全文第一卷的修改自然不会涉及本质的内容，所以添加的无非是一些简短的附释，多是用来说明性质的，添加的内容并不系统。而全书修改较大的地方则是批判康德哲学的那一部分，其中进行了一些关键的修改和详细的增补。对于这一部分的修改仅采用单独的补充篇是完全不够的，就像是阐述我本人学说的四篇内容一样，每一篇内容在第二卷中其实都有相应的补充篇章。至于为什么采用补充篇的办法对那四篇进行增改，究其原因，主要是完成那四篇的时间距离现在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我自己的表现方式和语调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将两卷的内容掺杂在一起，只会降低整本书两部分的水平。所以，我将两部分的内容分别提出，即使现在的我对于原来作品中的很多说法都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也没有改动，因为我不想让现在咬文嚼字的我损坏了当初年轻的作品。在这些需要做出较大改动的地方，只要读者阅读第二卷，思想自然会随之更正。实际上，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无论是从智力还是从年龄阶段来说，它们的互补关系都是存在的。因此，当读者阅读上下两卷的时候，会发现这两卷的关系不仅仅在于

内容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的互补，“此所存”乃“彼所去”。如果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第一卷中的部分内容远远超过了第二卷，那我只能说这是青春的激情和当初的信念所赋予的，而相比于第一卷来说，第二卷的思想则更加成熟，这是只有经过了漫长的生命历程，通过辛勤的努力才能够获得的成熟。这样的差异，从另一方面而言则是因为当我有能力掌握最初的思想体系，探索这一体系的四个分支，又从整体上表达这一体系的时候，我还不能够尽情地发挥，只有通过时间与经历的积淀，我才能更好地表达。如果想要通过无数的案例对这一理论进行证实解说，想要以更有说服力的论据来加强这一思想体系，想要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思想进行阐释并将不同的观点加以对比，想从众多的材料中挑选出自己需要的并通过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岁月的磨炼是达不到的。当然，对于读者来说，如果本书不需要两本结合阅读，而是一挥而就的话，无疑会更加方便阅读。但这便是要求一个人在某一个年龄段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在经历这一年龄段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另一个年龄段才会有感悟，除非我们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能，在一个年龄段可以经历大自然将其分属于两个年龄段的时间。但显然，那是不可能的。以此来说，这部著作分成两卷自然有它的必要性，就像是人们在制造一种无色的光学镜头时，需要用由铅玻璃制成的凸面镜和由石灰碱玻璃制成的凹面镜相配合才能做出，而采用一整块玻璃是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此外，本书上下两卷的设置可以让读者在文本的交替和阅读的疲劳中得到一些恢复，以弥补阅读带来的不便。因为读者运用同一头脑，同一精神，却体会到了不同的年代对于同一题材的处理。对于尚未阅读过本书的读者，我建议先读完第一卷，不需要理会那些补充的部分，在读第二遍的时候再去参阅这些会更加容易接受。不然对于读者而言，很难从关联处把握整个体系，而这一体系只在第一卷中进行了整体的阐述，第二卷的内容则多为补充，目的是为了以更加详细的论据论证主要论点。即使并不准备重读第一卷的朋友们，也应当先读完第一卷后，再涉及第二卷的内容。当阅读第二卷的时候，注意一定要按照章节的顺序进行阅读，因为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每一个章节之间都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即使联系有些松懈，但这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只要简单回忆第一卷的内容，这些空隙完全可以填充起来。另外，读者在阅读第二卷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引证的与第一卷相呼应的某些地方，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我在第二卷中添加了一些分段的数字，以替代在第一卷中

仅用破折号标志的段落。

在本书的第一版序言中，我便提及我的这些思想是以康德的哲学思想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在了解本书的相关思想之前，必须了解康德哲学的相关思想。在本书的序言中，我再次强调这一点。因为只有掌握了康德的哲学，我们的大脑才会产生一种神奇的变化，这是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再生。因为只有康德哲学才能够将人们从天生的、智力原始规定的实在主义中拉扯出来，这是贝克莱和马勒布朗希做不到的，因为他们的哲学局限性太强，而康德的哲学却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状况，且其进入方式是史无前例的。历史证明，康德的这种进入方式对人们产生了更加直接的作用，在这一作用的影响下，人们经历了彻底的幻灭，从此，便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了。只有在这一基础上，读者才有可能接受我们提出的一些更加积极的说明。反之，当人们没有了解康德哲学的时候，无论其阅读了什么，总会将自己局限于一种天真、自然的实在论中。当然，不可否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这种实在论的环境下出生，这种理论教会了我们处理所有的事情，但却唯独难以教会我们哲学。简单来说，实在论下成长的人和了解康德哲学之后的人，就像是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也许这些说法在当今社会中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但在《纯粹理性批判》开始出版的三十年中，情况却大有不同。这样的变化是由于时代的成长变化带来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很难理解康德。我们必须清楚，想要真正了解康德的哲学，仅仅依靠浏览式的阅读和第二手的报告书是完全不够的，我们需要真正地走进他。但现实并非如此，这样的状况是缺乏良好指导造成的结果，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研究那些庸俗的、吹嘘的诡辩家们的哲学问题上了。而这些诡辩家大多是责任感较弱的一些人推荐的。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人们总是以浮夸的表现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哲学著作，但其中多所流露的对哲学基本概念的混乱和语言的生硬粗鲁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们将了解康德哲学寄希望于他人的讲述，那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嘲讽，对于此类想法，我必须严重警告。近年来，在我研究黑格尔派康德哲学的文章中，曾遇到过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对于那些长期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人们，怎样才能改变思想、追随康德哲学呢？他们早已习惯了那种将哲学视为空洞的语言，将诡辩视为机智，将愚昧视为辩证法，在这些思想占据他们大脑的时候，想要从空洞的词汇中提炼出一些什么东西，其实只是对自己精神上的折磨，并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因为他们的大脑早已被这种思想侵蚀损坏了。对于这类人，理性和哲学都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精神的药方，他们需要一些理智作为清醒剂，在此基础上才能试图与他们谈论哲学。因此，想要真正掌握了解康德的哲学思想，我们只能通过他自己的著作，否则只能是白费力气。康德的哲学思想无论在哪里都发挥着其重要的教育意义，即使是其错误失败的地方，也有着独特的教育意义。对于真正的哲学家来说，康德的独创性在帮助他们推理同类事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人们对于康德哲学的认识却只能是从他自己的著作中获得，别人的报道完全达不到这种目的。这是因为经过庸俗的头脑筛选过滤后，这些思想早已失去了精华的部分。这些思想从伟人的大脑中产生，一旦被庸才以个人目的的标准筛选，经他们浅短的知识加工，便失去了原有的力量和生命，变得面目全非。的确，我们可以将这些庸人的头脑比作哈哈镜，经过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美好的形态，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只有从那些思想的创造者身上，我们才能感受到哲学最真实的样子。因此，想要真正地了解哲学，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在创造者的原著中感受寻找，真正的哲学家原著中所提供的学说比那些经过庸人头脑转述出来的报告更有价值。更不必说大多数的庸人都是以个人目的解读伟人的哲学思想。但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很多读者更愿意去寻找第二手的转述。

从这方面看来，因为亲和性的作用，隶属于同一个性的人便聚到了一起，于是，哪怕是权威人物说过的事物，他也不能马上认同，宁可去同类人那里求证。这大概与相互教学法的道理是一样的，孩子们就通过这种方法，在同学那里得到了自认为最好的知识。

现在，还要对哲学教授们说一句。在我的哲学最早问世时，这些教授们便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准确、富有经验的意识，感觉到了与他们所认可的哲学毫无相似之处，甚至还从中看到对他们有所挑战的理论。简单说，就是我的哲学与他们的哲学完全格格不入。他们富有经验的、准确的能力，让他们同时意识到自己应该要做的正确反应。那种敏锐发现的能力，正是他们最终可以达成一致的方法。当然，他们还懂得如何将这个方法始终坚持到底，对此，我不得不为之“钦佩”。同时，他们的方法，是极易实施的。因为，这个方法就是对正确事物的视而不见，并让其进行分泌。“分泌”这个词，最早来自歌德的一种形容，它指“对有意义或者重要东西的侵蚀”。这种以静制动所产生的后果，让



他们开始与同伴之间相互祝贺，并进一步巩固行动，因为这静或者沉默让他们产生了新的精神。他们的行动，就是强迫大家去接受他们的祝贺，并从而看清他们自以为是的面孔。有谁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呢？本来就是如此，什么时候，什么人都不会先哲学，后生活，这是基本的原理。教授们都必须面对生活，而且必须依靠哲学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都是如此。曾经，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说：“哲学，你如此贫穷，不着一物的来到人间。”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依靠哲学生活了。我的哲学绝对不是这样被使用的，不能让人当作养家糊口的工具。在我的哲学中，没有那些为高薪讲坛所准备的基本生存物质，其中，第一缺失的要素就是神学。在他们眼中，神学是哲学必需的课题，它应该只有这样一个标准，即只讲没有答案的知识。可惜，我的哲学不会认同教授们不可少的神学问题，这种神学本就是一个所有人都应该领会、并有着直观认知的神话。从一开始，人们似乎就被这种神话所迷惑了，在后来的认知中，那些人便将其视为最正当的理由，如同乘坐四马之车般平稳，凌驾于经验之上，从而让康德认知被我们永远挡于新认知的范围之外。这个范围，就是基督教所宣传的教义，它直截了当、合情合理、极富犹太内涵与现代气息。我的哲学与此不同，它没有这些神话的借口，它没有任何顾忌，也不提供生活必须与深入的思索。它所指引的，就是那些真实的、无助的、不带任何条件的真理，它不需要顾忌左右，只要奔着真理前进即可。如此，只有天知道，教授们所崇尚的那些所谓善意的，身负各种企图，动辄关系各种利益，时刻心存对天主的谨慎、政府的在意、国家的发展、人们的思想，甚至学生、同事、公众、社会等一切相关的大学讲坛哲学，究竟与我的哲学之间有什么关系？而且，我的哲学如此安静，只做真实探索，它与那些站于讲坛之上，为着个人目的而大声宣扬、辩驳、争论的哲学又有何相同的地方呢？很明显，这两种哲学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对我来说，不需要让步，也不必勉强认可。也许，除了只为追求真理而别无所求的人之外，再没有人，以及任何以哲学自称的流派，会在我的哲学中找到他们想要的认知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以自我目的为追求目标，而我的见解只能供其参考。只不过，我的见解对他们并不实用，虽然它是真的从真理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我的哲学也可以走上讲坛，只不过，它需要一个不同于现在的时代才可以。——如果有这样一种哲学，它不能为人们带来改善生活条件的好处，但同样受到了人们的认可，并拥有发展的机会，